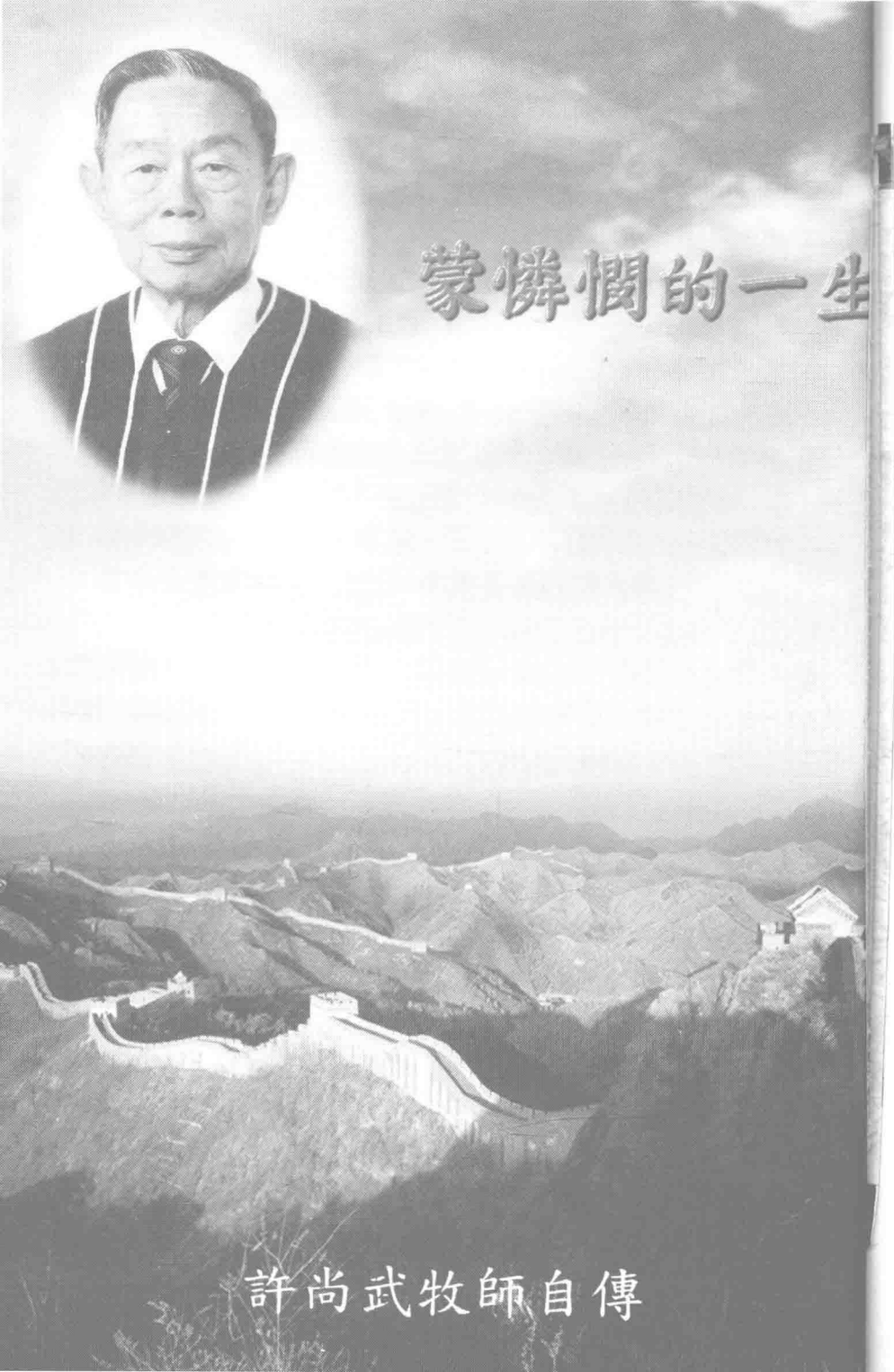




蒙憐憫的一生



許尚武牧師自傳



蒙憐憫的一生

許尚武牧師自傳

序

我的爸爸將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經歷及他一生的事奉，寫成一本書《直到祂憐憫我們》。我家中每一個人都很興奮，我相信他的史略，會使人蒙恩。

感謝神，讓我出生於一個基督徒的家庭，特別是在泰國曼谷浸信會心聯堂之中長大。我的父親在這教會中事奉，直到他退休。我的父母親，每主日都到教會崇拜，每禮拜四晚也參加祈禱會。他一面事奉主，一面做生意，總以教會的事為首要。

他常常教導我們要誠實做人，互相親愛、學習助人及奉獻，因為施比受更為有福。我們當如加利利海，有泉源流入，也藉約但河流出去，故此有魚類在湖中，有豐盛的生命。反之，鹽海只有流入而沒有流出的水。這湖沒有有生命的水產，故此名字叫“死海”。

箴言十三章二十二節說：“善人給子孫遺留產物，罪人為義人積存資財”。我希望這本書能鼓勵讀者做一個更豐盛的加利利海。

許崇大

主曆 2001 年十一月二日

於美國、北卡州、高點。

序

三年前，我問媽媽有關我們一家的歷史，我爸爸說他有許多的事蹟，要記錄起來，讓後代的人知道。

主歷 2000 年夏季，父親到我家居住。我預備了電腦，指導他使用 Microsoft 的方法。他勉強學會了，並且在五個星期中，完成他的自傳。母親說他對每件事，記得很清楚。這是很難得的。

他在史略之中，將祖先的事實及觀念告訴我們。很有價值，雖然我的家庭已經國際化了。我們感謝神，父母親每年都能來美國探望我們。每次的團聚，都像帶給我們一份珍貴的禮物一般。

父親的事奉，不單使我們全家蒙恩。他們也帶給世界各處的親友們，一份愛裡的親切。父母親是我們的好榜樣，教導我們要照主的道路做人，忠心服侍祂。

藉此機會，我謝謝安琪的女兒及他的家姑潘姆，做英文版的校對，以及李炳剛，趙鳳嬌夫婦將本書譯成泰文，這本書是我們的禮物，謹盼讀者也蒙恩得福。

許小鶯

主曆 2001 年十一月五日

於美國、加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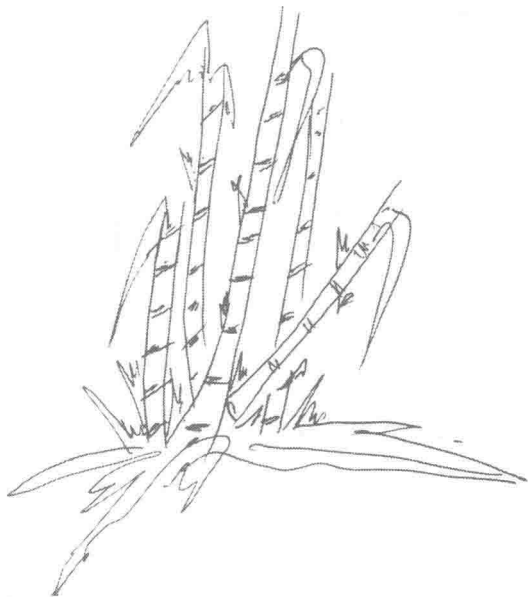
家父許尚武牧師八十壽辰

謹 將其生平及事奉主
之回憶錄編印成書
以作紀念。

許崇大及許小鶯敬誌

主曆2001年11月

三威父的小兒子我而啓
許尚武是位非常虔誠基督徒
當了泰國一教區的大牧師。



聯絡處：

曼谷浸信會心聯禮拜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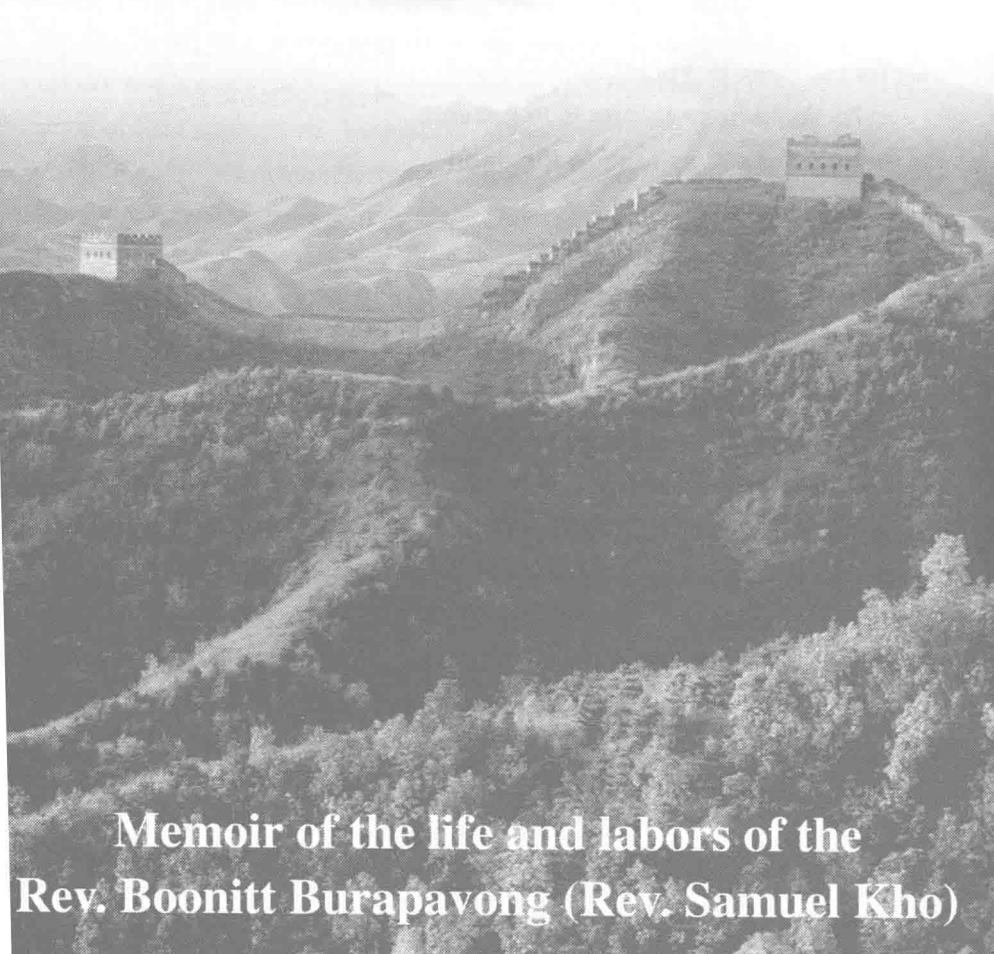
THE MAITRICHIT CHINESE BAPTIST CHURCH
591 MAITRICHIT ROAD.

BANGKOK 10100, THAILAND.

TEL: 02-222-5056

FAX: 02-225-0299

Under the Shadow of His Protecting Wings



**Memoir of the life and labors of the
Rev. Boonitt Burapavong (Rev. Samuel Kho)**

現任伯特利聖道學院董事及杜光耀院長合影。(2001)

Present school board
of Bethel Bible
Institute.



心聯堂差傳會宣教士
及委員再獻身禱告。

Rededication prayer of
missionaries & board of
Maitrichit Mission (2001).

1995 年心聯堂
敬老會。

Elderly members of
Maitrichit Church in
1995.



在泰北小溪施浸。

Baptism at a brook in
Northern Thailand.



在心聯堂按牧禮

(1985.10.27)

Pastoral Ordination
in 1985.

第十二區會第 37
屆區年合攝。

Annual Meeting of
the 12TH District of
CCT in 1998.



在樟林許德盧合
照。(1996)

With relatives at
Kho Tek Loo,
Cherng-Nim.



與緬甸之里素族
傳道人合影。

With Lisu Christian
leaders in 1997.





與馥蘭嫂及崇光夫婦合影。

With Luckana, Pichai & Orn.

崇正、崇光及崇大三兄弟

Pichit, Pichai, Thavit.



與崇大全家及小鶯一家合影 Thavit's & Nan's family reunion.

崇大及崇
光家庭與
馥蘭嫂合
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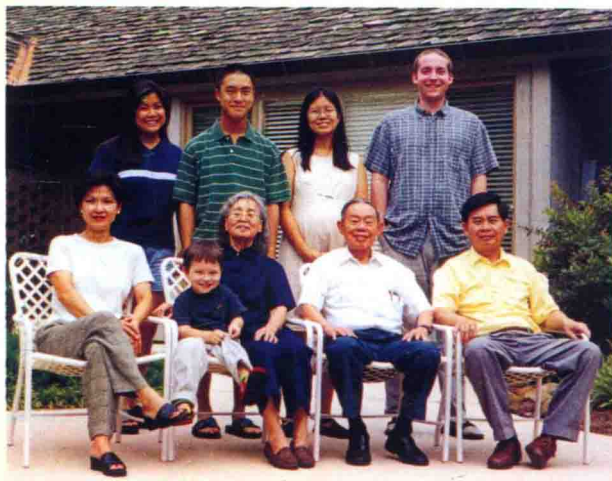
Thavit's &
Pichai's
families with
Luckana.



崇正全家 Pichit's family.



與真光中學校長張惠華合影



Sammuk Christian
Academy, Principal
Montathip.

崇大全家影於
北卡州高點

Thavit's family
at High Point
N.C.

2001 年
與小鶯
一家合影。
Ron & Nan's
family in
California



金釵、傳漢夫婦
與二女兒恩恩，
天樂。

Prasert & Toy with
their daughters,
Voraporn &
Orawan.



與小鶯
全家合影
Family of
Ron & Nan
Paden in LA.





孫女加利，孫婿仲馬與曾孫
路加及歐里活(2001).

Catty, Tom with our great-
grandsons, Luke & Oliver.



安妮甥女一家。

Ann's Family.



我們訪家鄉樟林(1996) A trip to China with relatives.

於海防火車站 (1999)
Hai-Phong Railway Station.



1985 年按立牧師之後。
Ordination in 1985.



東河火車站 (1999)
Dongha Railway Station.



於伯特利聖道學院(1984)
Bethel Bible Institute, Chiangrai.



難夫難婦。What a couple! 60 years together.



1992 年我們在以色列合影。Israel (1992).

目錄

第一章	難民回鄉	1
第二章	我的家鄉	10
第三章	歸家路遙	14
第四章	安定下來	34
第五章	名賢世家	42
第六章	我不是全職的商人	61
第七章	全職事奉	66
第八章	直到祂憐憫我們	78

第一章

難民回鄉

日軍佔領香港

1941年十二月八日早晨，我與同學們在香港聖保羅書院宿舍吃完早餐後，約八時左右，正站在朝海的欄杆旁閒談。突然聽到炮轟聲，也看到幾艘英國的戰艦在海港中轉來轉去，向空中開炮，後來也看到幾隻飛機在上空向戰艦投炸彈。我們都很興奮，因很難看到戰艦實彈演習的景象。正當我們興高彩烈的觀看時，舍監黃韶本先生跑來向我們宣佈日本軍隊正在攻打香港。他要我們立刻收拾行李回家，學校將無限期停課。我們聽了都很害怕，不知如何是好。特別是我們這些從海外來的學生例如：泰國、馬來西亞、牙買加、哥斯達黎加、越南等地的僑生。

十二月八日，日軍同時向美國及東南亞各國宣戰，分別進軍攻打菲律賓、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越南、柬埔寨、寮國等，他們宣佈要成立一個“大東亞共榮圈”。另外他們也襲擊美國夏威夷的珍珠港，日本幾乎佔領所有東南亞國家的首都。直到1943/4年，美國的海軍才由太平洋的島嶼反攻。美國於1945年八月在日本投下了原子彈，這才結束這場可怕的戰爭。然而日軍佔領了東南亞各國，卻促進了各殖民地國的獨立。諸如：印尼脫離荷蘭，緬甸、新加坡、馬來西亞脫離英國，菲律賓脫離美國獨立。越南則還需與法國打一場戰，才能爭取到獨立。

我們這群海外來的寄宿生，無家可歸。當天早晨大家在十分忙亂中，發覺校長 Mr.E.G.Steward 已被召入伍，他是一位志願軍的高級軍官。當天下午，許多在香港島南岸的赤柱聖士提

反學院的同學及宣教士搬進了我們的宿舍。記得當時還有一位宣教士是四川成都華西大學醫學院的教授。當天下午，我打電話給住在般含道的二伯父，他叫我隔天早上搬到他的家裏避難。雖然他們住的地廬已住有三家人，但他仍然接受很多朋友到他家裏暫時避難，他認為他的住宅比較安全，因為隔鄰就是拿打素醫院，日軍不會向醫院發炮的！其實，日軍到處亂發炮，目的是使市民驚慌。

那天下午，我們都留在宿舍的樓下，因為總督府就在附近。有些炮彈射到在宿舍旁。當時有一顆炮彈在我們宿舍旁約 20-30 碼處爆炸，聲響如雷。整座屋子劇烈震動，我們的房間佈滿泥灰，每個人都很害怕，有些人跪下禱告，有些人躲在床舖下。我是一個新基督徒，第一次體驗到在危急的時候可以跪下向神禱告。幸好這次炮彈爆炸之後，日軍暫時不再開炮。因此，我急忙去找一輛人力車，帶了我的行李，搬進我的伯父家裏。他的房子裏擠滿了人，在他的住宅長住的有棲霞姐一家，晚霞姐一家(伯父的女兒)，我的姐姐綺霞(Ellen)，黃諒如叔的兒子禮權兄，他是從赤柱聖士提反學院搬來的，及我伯父的四、五位朋友。我的伯父宣佈大家都應同舟共濟，不可慌張。很湊巧，陳子昭叔送來五包米(每包 100 公斤)及一甕魚露。這地廬的空氣不好，幸虧是在冬天，還可以稍微忍受。我與禮權兄同睡在一個床舖，後來有一個朋友身體不適，需要睡在我的床位，我只好讓位，去睡在一個燙衣服的木板上，我穿著大衣當被單，這樣睡了十幾天。我們每餐都吃潮州粥，加上些魚露，最後吃到我都怕了。故此戰後有四、五年的時間我不吃魚露，當然用魚露調味的菜或湯還是可以接受的。後來市面上有小魚賣，那是唯一的食品，我們就吃粥，再加上些小魚。但外面傳說這些小魚是吃日本軍掉下海裏的屍體的，故此我們又回來改吃粥加魚露。有時我們當中會發生口角，因為每個人的心情都十分惡劣